

封面设计：徐中益

生活·创作·修养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290,000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15 $\frac{1}{4}$ 插页1
1981年1月北京第1版 1981年1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31,000

书号10019·3084 定价1.20元

目 次

我的创作生活	1
我的创作经验	5
关于立场问题我见	8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14
谈文学修养	23
创作与生活	33
“五四”杂谈	42
谈谈普及工作	
——为祝贺北京市文代大会而写	49
《文艺报》编辑工作初步检讨	57
怎样对待“五四”时代作品	
——为《中国青年报》写	63
作为一种倾向来看	
——给萧也牧同志的一封信	67
为提高我们刊物的思想性、战斗性而斗争	
——在北京文艺界整风学习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76
要为人民服务得更好	
——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发表十周年	86

谈与创作有关诸问题

——对参加“八一”运动大会的全体文艺工作者的讲话 96

谈新事物

——一九五二年八月十九日在天津学生暑期文艺讲座
的讲话 115

到群众中去落户

——在中国文学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35

给陈登科的信 147

生活、思想与人物

——在电影剧作讲习会上的讲话 151

文艺学习没有捷径可走 171

复一个青年读者 175

一点经验 180

致一位青年业余作者的信 184

讲一点心里话 186

关于《杜晚香》 189

略谈改良评剧 196

《新木马计》演出前有感 203

看川剧《打红台》

——成都通信 206

《百万雄师下江南》赞 213

不能从形式出发

——《两兄弟》座谈会发言 215

介绍《一年级小学生》 218

读魏巍的朝鲜通讯

——《谁是最可爱的人》与《冬天和春天》	221
《朝鲜通讯报告选》序	224
我读《收获》	227
影片《偷自行车的人》观后	235
我读《东方》	
——给一个文学青年的信	241
一朵新花	
——读《第二次握手》	245
序《呈在大风砂里奔走的冈卫们》	252
《在黑暗中》的最后一页	255
《一个人的诞生》作者记	256
《丁玲文选》扉页“我的自白”	
——在光华大学讲	260
《一颗未出膛的枪弹》的最后一页	266
《河内一郎》后记	268
编者的话	270
《我在霞村的时候》校后记	274
《一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自序	275
《陕北风光》校后记所感	280
《跨到新的时代来》后记	284
《延安集》编后记	286
《太阳照在桑乾河上》重印前言	287
《丁玲短篇小说选》后记	292
写在《到前线去》的前边	297

说欢迎	302
勇气	304
西安杂谈	306
适合群众与取媚群众	311
战斗是享受	313
反与正	315
材料	317
我们需要杂文	320
写在第三次公演前面	322
说到“印象”	325
讽刺	327
关于本团抵陕后的公演	328
老婆疙瘩	330
“三八节”有感	332
窃国者诛	337
奋斗到胜利	339
“海燕行”	342
一个钉子	345
收入与支出	347
谈“老老实实”	349
我怎样飞向了自由的天地	353
同青年朋友谈谈旧影响	357
在前进的道路上	
——关于读文学书的问题	362

跨到新的时代来

——谈知识分子的旧兴趣与工农兵文艺	373
知识分子下乡中的问题	382
青年恋爱问题	392
学习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一点感想	408
在第一届全国人代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	411

我的创作生活

我写了一点小说，自己并不满意。也没有看过小说作法，描写辞典。常常怕比我年小的，爱好文艺的朋友们来问我怎样写小说。但是受窘的事，总是不怕缺乏机会碰到。有一次，有一个青年文学团体约我去同他们谈一次话，限的题目是创作经验。我勉强老老实实的说了一点，预备让他们失望，因为太老实了啊。现在又承有人一定还要我写一点出来，辞之再四，却不能不答应，于是也老老实实再写一点。

我现在虽说几乎被认为一个写小说的人，又还想再写点小说，可是我自己常常是不同意所走的这条路。我总以为假如我是弄的别的东西，或许可以有点成就。我对我的作品，从来不爱好。我常常惊诧有些作家的自信和自骄。但是为什么我终于只写了几本小说呢，我想这于我的环境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我小的时候，记得害过几次病，我的弟弟也是爱害病的孩子，每当我们不能在户外去玩，惟一来慰藉我们的，便是我母亲的故事了。在灯底下，我睡在母亲旁边，表姊们又傍在她的身旁，都是些圆的天真的眼睛望着她，她娓娓不倦的把一些水帘洞，托塔天王……等等故事深深的放到我们脑子中，那些情景，我现在想来还如在目前。我母亲不特讲许多故事给我听。她的自身，她的对于生活的勇敢，虽说我是非常幼小，却也是很大的刺激。后来年纪大了一些，我不要听我母亲的故事了，我喜欢一个

人坐在后园里慢慢的去看。有几年的时间，从十岁到十四岁，我只有寒暑假才同家人团聚一块，不是寄宿在学校，学校里只有我一个年纪小，就是住在我舅舅的后花园里。只有一个老妈和丫头伴着。日里和着一群顽皮的同学以欺侮教员为游戏，一放了学，便只剩一个人，不管在家里的慢慢黑下来的园子里也好，或是学校的小操场也好，总之在这些时候，我除了望一阵一阵飞过的归鸦和数着那最先发亮的星星以外，便总是找一本书，度过那寂静的下午和夜晚。这一个时期中我几乎把我舅舅家里的那些草本旧小说看完。而且商务印书馆的《说部丛书》就是那些林译的外国小说也看了不少，《小说月报》（美人封面的）和包天笑编的《小说大观》也常常读到。我母亲很不满意，因为放弃了其他的事。不过当我进了中学，一种新的完全是集团的生活，又加之五四的潮流的波浪也涌到我们那小城市，我在学校里变成了一个活动分子，是一个出风头的学生，我又转了几个学校，虽说得过国文教员的鼓励，把我的一首白话诗给刊载在一张附刊上，我总对文学不大有劲，总觉得与其去读做为教本的《尝试集》，宁肯每日一翻《民国日报》的《觉悟》为有用。所以虽说那时《女神》也曾在中学里哄动，我却没有关心，而且我跑到上海来了，我要学最切实用的学问，那时是这样想。后来，经过了许多波折，碰了一些壁，一个年青人，有着一些糊涂的梦想，象瞎子摸鱼似的，找出路，却没有得到结果，不能说是灰心，也实在是消沉的住在北京了。住在那里有两年，朋友之中有沈从文和胡也频，在快离开北京的时候，才开始写《梦珂》和《莎菲日记》。从这时起，一直到现在，五年中，大约都是写点稿子没有做什么别的事。

我那时为什么去写小说，我以为是因为寂寞。对社会的不满，自己生活的无出路，有许多话须要说出来，却找不到人听，

很想做些事，又找不到机会，于是为了方便，便提起了笔，要代替自己来给这社会一个分析，因为我那时是一个很会牢骚的人，所以《在黑暗中》，不觉的也染上一层感伤。因为我只预备来分析，所以社会的一面是写出了，却看不到应有的出路，何丹仁先生对于这时期的所给的严厉的批判，在我刚刚看到还有点不服，几次反省之后也就承认了。所以虽说《在黑暗中》我写得比较用心，而且还曾给我许多愉快，却不能不承认这是领有着一个很坏的倾向的。

写《在黑暗中》是这样的一个态度，写《韦护》也还是同样的态度，好些人因看到出版的日期，硬拿来作为普罗文学批评，我真觉得冤枉。因为写文章的态度不同，我自己对作品的要求也不同，我没有想把韦护写成英雄，也没有想写革命，只想写出在五卅前的几个人物，所以有几天，每天都写五千字，人非常兴奋快乐。到《小说月报》登载，自己重来读到的时候，才很利害的懊恼着，因为自己发现只是一个很庸俗的故事，陷入恋爱与革命的冲突的光赤式的阱里去了。

之后，在写作的态度上，读者也看得出我是逐渐在变化。我写了《一九三〇年春上海》、《田家冲》。……《田家冲》曾有许多人批评过这材料确是真的。失败是在我没有把三小姐从地主的女儿转变为前进的女儿的步骤写出，所以虽说这是可能的，却让人有罗漫谛克的感觉。再者，便是我把农村写的太美丽了。我很爱写农村，因为我爱农村，而我爱的农村，却还是过去的比较安定的农村，加之我的那种和农村的感情，又只是一种中农意识。这种意识到现在还留得有在我身上，我想可以克服过来的。

在写《水》以前，我有好久没有写成一篇东西，而且非常苦闷。有许多人物事实都在苦恼我，使我不安，可是我写不出来，

我抓不到可以任我运用的那一枝笔，我讨厌我的“作风”（借用一下，因为找不到适当的字），我以为它限制了我的思想，我构思了好多篇，现在还留下许多头，每篇三千五千不等，但总是不满意的就搁笔了，直到《北斗》第一期要出版，才在一个晚上赶忙写了《水》的第一段。后来陆续都是在集稿前一晚上赶起，这篇《水》的完结，可说是一个潦草的完结。原来本是预备写八万字的，后来因为看《北斗》稿子太忙，构思的时间没有，又觉得《北斗》上发表太长不适宜，就匆促的把它完结了。几次想改作，或另加一篇都为时间所限制，没有达到这个心愿。接着又是《多事之秋》的宏愿的失败。十余万字计划好了的长篇一直到现在还只有二万多。而且只好又放手了。第三个长篇是《母亲》，想写这篇《母亲》也是三十一年的事，到去年夏天，因为一个日报辗转送了很诚恳的信来，请我为他们写一长篇，我于是也想趁着这个机会来开始，谁知不久这日报就被停了。我也就停了笔。后来良友的《文学丛书》又来要，才又继续，但是为了病，为了事，总是写一天搁十天，不知哪天才可写完。以后我不想再写长篇了，潦草，夭折都使我难过。

这一年多里，也写了几个短篇，但无多话可说。

写了上面这一点，自己又来重看一过，觉得与编者所给我的题目，稍稍有点出入。所谓经验，仍是沒有写出，然而也只好交卷了，并在前面加了一个“我的创作生活”，当然也还是不切题。以后若有机会与时间，愿再写一点我的创作心得。

我的创作经验

在开始，我想我们大家都一样，对于社会上的一切，或则某一件事，有一个意见时，就想写出来发表给大众，自然，我过去也是一样。不过在那时候，所观察和经历依着我的环境，是很有有限的，我只是集中知识阶级中，所以对于大众的生活，是没有经验，同时我当初也并不是站着批判的观点写出来，只是内心有一个冲动，一种欲望，想写出怎样一篇东西而已。

当我开始写文章时，差不多总是写了两三年；在那时总是先写了一个头，搁下，后来因为再受了感触，觉得非写不可：于是再写下去。当初我是很不会采取一个事件的中心要点，而给以描写，我只欢喜从头再写，虽则几次之多，在我过去的小说中，主人公，常常是女人，这自然因为我自己是女人，对于女人的弱点，比较明瞭一点。但是因此，就引起了人们的误解，其实对于女人的弱点，我是非常憎恶的，不过这是和法捷也夫在《毁灭》中写美蒂克一样，虽则尽量的暴露美蒂克的弱点，但是就我们看来，法捷也夫对于美蒂克还是有袒护的地方。就是我对于自己文章中的女人，也并不同情，可是每一次都不能依照着自己的意见写，开头或则还离得不远，后来就越写越差了，有时候竟和我的目的相反，这时候我就变成了为写文章而写文章了，当然我也知道无论如何，文字和社会是总有关系的。

在去年，我觉得很苦闷，那时我有几个月不提笔，我当时非

常讨厌自己的旧技巧，我觉得新的内容，是不适合于旧的技巧的，所以来虽则写了一点，但是很勉强的。

后来，我的生活上有一个新的转变，到现在，我觉得材料太多，不过没有很好的力量，把它集中，和描写出来。

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写一篇小说之前，一定要把那小说中所出现的人物考虑得详细：我把自己代替着小说中的人物，试想在那时应该具着哪一种态度，说着哪一种话，我爬进小说中每一个人物的心里，替他们想，那时应该有哪一种心情，这样我才提起笔来。

至于写作的方法，第一、就是作者的态度。好象罢工一件事，资本家和工人，就能够生出不同的见解（态度），这时候的作者，站在哪一个见解上写，在他作品中是非常清楚的可以看出，他是无法隐瞒，无法投机，因为阶级的意识，并不是可以马上制造出来的。举一个例吧，《现代杂志》上穆时英的《偷面包的面包师》，他虽则也写劳资纠纷，但是他只能把偷来代替抵抗，又象杜衡的《人和女人》，他并不去写一个时代女工的最高典型，而只写一个不恒有的女工的虚荣，堕落，这对于进步的女工，简直是侮辱，因为实际上，很多很多的女工，是非常艰苦的到实际工作中去了。第二、是材料。和态度有着密切的关系的就是材料，象在上海，我们最容易采同时也最应该采取的，特别多。第三、文字。作者在文字上有时候是有很多的帮助的，因为很好的题材，有时候因为文字的不会运用而失败，所以多读书也是必要的。第四、经验。这是更重要了，每一个作者，对于一切现象，都应该去观察、去经历、去体验，因为只有在经验中，才能得到认识。

以后我要说一点青年作者的弊病了，最大的就是材料不充实，而多用口号而成为空架的作品，其次就是站在旁观的地位，

而在作品中说出作者自己的话来，其次就是英雄主义，好象某某等作的作品中，时常会虚构着一个非常现实的英雄，这也是不对的，至于作者本身，那末，最大的弱点，就是容易骄傲，一写文章，就以大作家自居，这在完全不明瞭作品是属于大众，譬如左翼文学在许多地方象街头一篇墙头小说，或则工厂一张壁报，只要他真的能够组织起广大的群众来，那末，他的价值就大，并不一定象胡秋原之流，在文学的社会价值以外，还要求着所谓文学的本身价值。

关于立场问题我见

五月二号的文艺界座谈会上，毛主席提出了八个问题。这八个问题在今天提出决不是偶然的；不管有人认为这都是早已解决了的，或者只是些属于启蒙的问题，只适合于在文艺小组会去谈，然而事实是大众在要求作家们理解这些问题，要求得到正确的回答，今天我们的作品没有使大众满足，而且感觉得须要把这些问题同作家们商讨商讨了。

文艺应该服从于政治，文艺是政治的一个环节，我们的文艺事业只是整个无产阶级事业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问题必定首先为我们的作家明确而肯定的承认。可以断言的我们这里决没有一个是艺术至上论者，也决没有一个作家否认文艺的党派性。但在我门这里的某些文章中，或座谈会上发言中，还可以看出、听到文艺和政治是两个东西，是殊途同归，是在某一个时期，文艺服从于政治，而在某一个时期政治也可以服从于文艺的一些模糊的，不彻底的论调，我以为这一个正确的对文艺的观念是在所有问题之前必须说明白的。

第二个重要的问题便要提到立场与方法了。共产党员的作家，马克思主义者的作家，只有无产阶级的立场，党的立场，中央的立场。在今天站在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上以反对法西斯日本强盗，对敌人揭露一切暴行，对全国赞扬一切进步的，批评一切落后的取得团结，有利抗战，而且指示前途。我们的方法是现实

主义的方法，联系的发展的看问题。而且在变化之中看矛盾，看新与旧的斗争，肯定的指出真理属于谁。这是文艺上的一个基本问题。很多问题都由此产生。譬如“写光明呢，还是写黑暗”便是一个例子。

有人说边区只有光明没有黑暗，所以只应写光明；有人说边区是光明的，但太阳中有黑点，太阳应该歌颂，黑点也不必讳言；有人说这问题提法就不适合，不应把黑暗与光明并列，只能说批评缺点。我以为这个表面上属于取材的问题，但实际是立场与方法的问题。所谓缺点或黑暗也不过辞句之争。假如我们有坚定而明确的立场和马列主义的方法，即使我们说是写黑暗也不会成问题的，因为这黑暗一定有其来因去果，不特无损于光明，且光明因此而更彰。假如这一个问题只限于取材上去争论，那是将陷于什么真实不真实，看不看见等的琐碎中而得不到正确的结论的。

但立场与方法的问题，也许有人觉得是一个陈旧的问题，或者还会使人不服，我们这里也有比较有斗争历史的作家，这些作家们和其他斗争历史较短的作家们都会质问道：“难道我们的立场还不够坚定而明确么？”是的，我们要承认所有在延安的作家们，和一切进步的作家都是拥护无产阶级事业，而且愿意作为无产阶级优秀的代言人，都多多少少有为无产阶级事业贡献出一切的想法，但这只还是理论的认识，方向的决定，路途的开端。有了大的整个的朦胧的世界观的前提，但如何养成在每个具体问题上随时随地都不脱离这轴心，都不稍微偏左或偏右，都敢担保完全正确，我想是不容易的。何况反映在作品中的思想，又决不能靠我们的认识或企图，而是由于我们的意识，由于我们的理论与情感的一致，假如我们能这样看问题，那末我们便可以虚心

些来讨论了。

我们从什么地方来，不可否认的我们是小资产阶级出身，当我们还没有肯定自己要为无产阶级服务，要脱离本阶级，投身到无产阶级中来以前，我们的思想言行是为小资产阶级说话的，养成了本阶级的一种情绪。但进步理论的接受，社会生活上的黑暗，使我们认识了真理，我们转变了。然而要真真的脱去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衣裳，要完全脱去旧有的欣赏，趣味，情致是很难的。这是出身限定了我们不能有孙悟空抖的一变的本领。再加上我们的知识，即使是文学教养也好，这里面也包涵了很多复杂的思想和情趣。我们读过封建的文学，资产阶级的文学，读古典的，浪漫的，象征的，现实主义的，当我们读这些书籍的时候，不一定已经很好的具备了批判的眼光，懂得批判的接受遗产，或者还曾经被其中一些在今天看来也许是可笑的地方而深深的感动过，也许这里养成了我们一些崇高的感情，然而或许却是唯心的。我们因为知识接受了马列主义，然而我们以前也还接受过一些非马克思主义，这一些沉滤在我们的情感之中，是必须在一个长期而刻苦的时期中才能完全清除出去的。

因此我们非常可能在某一件事，某一篇文章中，即使是有十分好的主观愿望，也难免流露一些我们的旧有情绪。但这些东西就会为无产阶级所不许可，就会受到立场与方法不合的指摘，假如我们不在这里下功夫，我们即使有很高的技术，也很容易在取材上，在人物表现上动辄得咎。即使是感人的东西，只要有不合于当时无产阶级政治要求之处，就应该受批评，就不是好作品。

如何才能获得完全的正确的立场与方法。我以为除了生活，到大众里面去，同群众的斗争生活结合在一起以外便是马列

主义的学习。

这两个口号似乎也不新鲜，然而在今天也还是问题，如何去实践的确是不很简单的。学习马列主义，学习科学的文艺理论也喊了许多年，但很多文艺小组，还在问学习马列主义是否妨碍创作，而的确也有一些人只愿意粗枝大叶的去浏览一些马列的著作，赞成学习马列主义却不认真学习，是过去我们犯过的毛病，我们懂得学习是好的，懂得在这里才能把握衡量世界一切事物的规律，但我们以为稍稍读过一些便都了解了。悄悄的不下苦功，还是因为怕妨碍创作。这是不对的，应该认真的，实事求是的按部就班的把唯物辩证法等书籍好好的读它，把中国革命的问题好好的弄清楚，力戒不求甚解，自以为是的态度，一定要掌握这一武器，研究它就要真真的获得它。

与学习同等重要，且不可分离的是生活，要了解群众感情思想，要写无产阶级，就非同他们一起生活不可，要改变自己，要根本的去掉旧有的一切感情意识，就非长期的在群众的斗争生活中受锻炼不可，要能把自己的感情溶合于大众的喜怒哀乐之中才能领略，反映大众的喜怒哀乐，这不只是变更我们的观点，而是改变我们的情感，整个的改变这个人。只有在群众斗争生活中才能丰富自己的情感，提高自己的情感，才能捐弃那些个人的感伤，幻想，看来是细致，其实是微琐的情感，才能养成更高度的热爱人类，热爱无产阶级事业，热爱劳动者的伟大的热情。对这些如不能寄与生命的最高度的情感是不能写出感动人的伟大的作品来的。

但下去，投身在无产阶级，工农大众生活中去，是非常难的事。空说着是如何快乐是不行的，空说着欢迎是不行的，这没有解决根本问题。根本问题应该是靠作家本身有一颗愿意去受苦